

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

第十辑

(内部读物)

08352

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

第十輯

本書是供內部參考用的，寫文章引用時務請核對原文，並在註明出處時用原著版本。

實产階級哲学資料选輯

第 十 輯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5年2月第1版

1965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2074·296 定价：1.45元

前 言

紧跟着这一前言之后的那篇序是特别为本书所写，没有在别处发表过。本书中其他各篇论文都是从它们原来所发表的期刊中转录重印的。其中的大部分，如目录中所附的年份所显示，都是发表于离现在相当近的时期。可是其中有一篇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先前也没有重印过。自然，由于过了许多年，我在各种各样哲学题材方面的立场有了某种改变。那些离现在最近的时期写的文章，当然代表我现在的观点。考虑到已过去的時間，那比较老的论文似乎值得重印，以作为我在这間隔的五十年間的动向的一个先兆。

收入本书的少数论文是专门性的，以致表面看来并不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但也给了它们一个地位，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自我批评工作、清除工作的某些方面，如我在序文中所说，哲学如果要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本应当属于它的任务，是需要做这种自我批评或清除工作的。

約翰·杜威

編者說明

本書是《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十輯，選的是杜威的《人的問題》一書。

約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是實用主義的最主要的代表，也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和教育學家。他出生於美國佛爾蒙的波林頓，曾在密歇根、明尼蘇達、芝加哥、哥倫比亞等大學任教。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曾到中國講學。

杜威的《人的問題》一書，出版於1946年，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前後所寫的論文的集子，也是代表他晚年的觀點的一部重要作品。

本書譯文，“序”和第一部分第一、二、三、十各篇及第二部分第六篇是邱椿譯的，這六篇曾於1958年由文化教育出版社以《人的問題》為書名作為內部發行書籍出版，這次收入本書重印時曾由原譯者作過校改。其餘各篇，全是由傳統先新譯的。

本書系內部發行書籍，公開引用譯文時，務請復查原文，用原書名稱和頁碼。

由於我們人力有限，本書在翻譯和編輯等方面，可能有不少缺點，敬希讀者指正。

《哲學研究》編輯部

1964年9月

JOHN DEWEY
PROBLEMS OF MEN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1946

本书根据纽约哲学图书公司 1946 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序：人的問題与哲学的现状····· 1

第一部分 民主与教育

- 一、民主信仰与教育(1944)·····16
- 二、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1938)·····25
- 三、民主对教育的挑战(1937)·····34
- 四、民主与教育行政(1937)·····43
- 五、教师和他的世界(1935)·····54
- 六、关于文学院的問題(1944)·····65
- 七、方向的需要(1935)·····70
- 八、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1936)·····74
- 九、自由与社会控制(1935,1936)·····89
- 十、自由主义的前途(1935)·····102

第二部分 人性与学术

- 一、对自由思想的挑战(1944)····· 114
- 二、对科学的反抗(1945)····· 129
- 三、科学与哲学之关系是教育的基础(1938)····· 132
- 四、宗教、科学与哲学(1936)····· 136
- 五、什么是社会研究?(1938)····· 146
- 六、人性改变嗎?(1938)····· 150
- 七、在經驗中的自然(1940)····· 157

第三部分 价值与思维

一、对道德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条件	172
二、评价判断与直接性质(1943)	205
三、再论评价是判断(1943)	215
四、关于价值的几个问题(1944)	226
五、“内在的善”的模糊性(1942)	234
六、凭借自然与凭借艺术(1944)	238
七、心灵是怎样被认知的?(1942)	251
八、现代哲学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1941)	258
九、探究与情境的不确定性(1942)	269
十、命题、证实的可断言性与真理(1941)	277

第四部分 关于思想家们

一、马希与美国哲学(1941)	300
二、威廉·詹姆士的哲学(1942)	319
三、詹姆士心理学中消逝着的主体(1942)	333
四、怀特海的哲学(1937)	347

序

人的問題与哲学的现状

以从事于哲学的教学和写作者为会员的一个組織(美国哲学会)的一个委员会近来刊出一本報告书。該哲学会被邀請“担任檢討哲学的现状并研究其在战后世界中可能担負的任务。”这个邀請来自一个非专业的团体——洛克菲勒基金会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并为其所資助。这个事实即可証明上述主题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一般民众所关心的問題。这个暗示在关于交给該委员会的任务的明文规定中已表达出来了。該委员会被邀請去研究“哲学在社会的一个自由的和思惟的生活的发展上之功用。”它又被邀請去探討“哲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功用。”該報告书的名称是“哲学在美国教育中”。

这个书名表示該委员会曾局限其研究工作于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狭小的一种。除掉少数几处例外。該報告书的全文给人以这种印象。報告书的序言在提出“我們试图做什么？我們试想我們走向哪里去？”等問題以后，接着說：“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无由权威承认的并可由适当代言人予以宣扬的一套学說叫做‘哲学’。我們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和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正是在交给我們討論的那些論点上，有不同的哲学意見。”該委员会在这种坦白的承认上是值得贊許的。但是在哲学家圈子外面的人們看起来，我相信我打重点的那句話比較全部報告书中所說的其余的話都更能显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

这是一句很強調的話。說这句很強調的話的理由是：使委员会不能研究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重要的一种的内部分歧，是使民

众分歧的紛乱和冲突的在理智形式上的反映。我們在譴責哲学家們未能获致共同意见以前，应回忆：在世界的现状中，他們的获致共同意见将积极証明哲学是如此專門的，以致与实际生活的問題和論点完全脫节。

所以我建議从人生关系上去討論哲学的现状。在专业哲学家的圈子里，在学术机关的哲学的教学中，构成种种思想体系和主义的結論上的那些差异自有其地位。但在民众看起来，这些差异比較哲学家們正试图做什么并能够做什么等問題，是更不重要的。民众的兴趣集中在这些問題上，例如哲学的特殊目标和职务是什么？哲学和构成今日人的問題的那些事务和論点是怎样联系着的？

(一)

在討論的开始，可指出一个事实：目前确有一种哲学自称有“由权威承认的一套学說”并有“适当的可信任的代言人”去宣扬其內容。在报告书中，这派哲学的代表沒有占得地位的这一事实即表明在目前生活中有很深的裂痕。因为那种哲学是自称有神圣的起源、支持和指导的一种制度之哲学。它的学說被认为是权威的，因为它溯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明白提出一个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哲学的学說应以脱离超自然的启示而独立的根据陈述之，并且它們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作为其机关。超自然的和神学的哲学是在中世紀形成的。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是在脱离或反抗那些支配旧哲学的陈述的种种态度和兴趣的方式中形成的。

在大体上說，在哲学內部的这个分歧代表着现在生活中新旧因素間的分裂，代表超自然的和所謂世俗的二者之間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表现的种种状况，于一个多世代以前，曾导致馬修·安諾德(Matthew Arnold)說那时代的人

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間，一个世界已經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尙无力誕生。

不过在陈述哲学的现状时必须注意到：关于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神学的哲学和有些世俗的哲学之間，基本上沒有相同的意見。但是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的学說，主要地、虽然不是絕對地坚持这种意見：哲学的首要目标在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識，这种知識比較“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識是更广泛、更基本、更終极的。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掉其中的数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則在获得关于永恒的、內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識，这种知識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終极的，只有它能給予更低形式的認識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

在这里的重要之点，不是誰对誰錯的問題，而是一个深沉的分裂之事实。由“近代的”对旧实践和旧学說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分裂是如此广泛的，以致沒有事物不受其影响。在政治上，它表现在一切国家內导致政教分离的种种运动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变动性代替了为过去一度风行的习俗所控制的比較靜止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引进了种种兴趣和享乐，去和中世紀宗教控制时期所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兴趣和享乐进行竞争。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識，新研究方法的兴起，猛烈地搖撼了神学的哲学所贊同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在神学和科学、人間和天堂、世俗兴趣和永恒兴趣之間的分裂曾引起种种特殊的区分。这些区分在“二元論”的形式之下，决定了所謂“近代的”哲学的主要問題。

不过，关于这些近代的哲学的最可惊异的事实是：在一方面它們表现曾深受中世紀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认为哲学的主要职务在追求比科学所揭露的事实更基本的和更終极的一种实在。其結果发生关于認識器官的种种爭論，而形成过去几世紀以来哲学上的种种主义。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标和职务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認識的題材的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所以“知識的可能性”，在認識活动发生前所建立的認識条件等，便成为哲学的主要“問題”。实际知識越增加，互相冲突的种种哲学越忙于供給“知識的基

础”，而并不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以发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居于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識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識越增加，哲学則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

目前有些实际問題对于人生的关系是如此深切的，以致成为道德的論点。这些問題在范围上扩大了，在强度上加深了。它們在实际上涵盖着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涵盖着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哲学多半使这些問題退居于比較所謂知識問題更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同时，实际知識和发明上与技术上的科学的应用又增进得如此迅速，以致所謂知識的基础和可能性的問題变为遙远的专业性的事务。忽略迫切的論点和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系的論点的結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成为规定哲学在世界中的任务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繼續忙于研究知識的条件問題而忽略知識的后果这个重要問題，那末，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哲学应有系統地研究科学的結果，应研究科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应研究科学方法为什么只能通过那些不容許科学研究应用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去影响生活情况，应研究若容許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这种研究才可能希望在社会中的自由的、經過考驗的、有事实基础的种种态度的培养上，起着某种作用，完成某种任务。

(二)

在目前情况下，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的具体的經濟状况。但科学方法并未曾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統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况。于是把更重要的事物让給习惯、成见、階級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

其結果則多半為那些掌握和運用更高權力者所規定。在這些情況之下，哲學中一個新近的运动值得特別注意。這個运动保存哲學職務在追求實在的看法，認為追求的綫索是主要地依靠數學或類似的數學符號，但完全拒絕哲學的追求智慧的那一方面的任務。它從近代哲學的忽視政治的和道德的題旨，一變而為有系統地否認研究這些題旨的可能性。它認為最重要的人生實際事務是價值和估價作用的事務，所以它們在本質上不可能受理智的裁判；不可能用理性的根據予以辯明或譴責。這個运动在最強調的形式下保存古希臘的概念，根據這個概念，“理論”在本質上是高於實際事務的任何形式的，與實在的永恒性相反，實際事務是變動起伏的事務。但是這個运动比較古典學說更進一步。古典學說認為實際事務是更低級的知識之材料。現在的运动則認為那些牽涉到“內在的”價值或“目標本身”的道德事務是完全在任何知識的範圍之外的。

現代思潮的這個學派的一個卓越的哲學家曾說過：“人們的行動，在無數重要方面，依賴於其關於世界和人生，關於善和惡的理論。”但他也說，人們關於“什麼是善惡”的看法是完全地單純的好惡之事務。好惡是如此完全地私有的和個人的，或用哲學的詞語來說，是如此“主觀的”，以致不可能用“客觀的”根據予以判斷。因為好惡存在於不能接近的私秘性中，好惡不能為知識所改變。“外在的”或“工具的”價值，可由理性予以估價。因為它們僅是工具，不是真正的目標。作為工具，它們的效能可為那些經得起科學檢查的方法所決定。但其所服務的“目標”（真正的目標）僅是團體、階級、派別、種族的非理性的好惡之事務。

依照這種看法，關於全世界人們的種種機會和其比較不利的地位，關於其幸福和災禍，關於其參與“無數方面的善惡”的種類和程度等之實際的或具體的狀況，現在是為單純的工具事務所決定的。並且這些事務對於其最後產生的結果是完全地武斷的和負責任的，雖然全人類都珍視這些結果。如果人們生活的具體狀況的控制按照現在的速度繼續增進，而其產生的後果則讓個人的好惡去決定，而個

人的好惡則讓非理性的習慣、制度，與強弱懸殊的階級權力的分配去決定，那末，地球上人類的可能的命運是什麼呢？不管這個學派關於最後的實在之“理論的”見解是如何專門深奧的，其學說的這一部分的或真或假，確是為一般民眾所關心的。

如果大家接受這種哲學，“使科學延期執行其職務”的運動將大大地增強。因為依照這種哲學的看法，從科學得來的價值是“工具”，僅僅是工具而已。依照這種哲學的看法，原子分裂時發出的能力用於毀滅人類和用於發展使生活更安全和更富裕的和平工業，毫無可供理智運用和考驗的差別。這個事實不能證明這種學說是錯誤的。但它確使我們有理由去嚴肅考慮這種學說所依據的論證。無論如何，價值和估價問題近來已是突出在前列的問題。在未來的若干時期中，這裡提出的挑戰將使它成為中心的論點。

同時，這種哲學既可能日漸風行，它將機械地促進超自然的神學的哲學之發展。因為神學的哲學也認為終極的目標是在人類的發現和判斷的範圍之外的。但它又主張上蒼的啟示已給予完全充足的補救。在目前紛擾的時代中，否認有足以決定善惡判斷的自然的和人類的方法的一種哲學，將有利於某些人。這些人自稱有準確地達到終極目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方法，並自稱有實際的工具，足以保證那些接受其所宣揚的真理的人們獲得最後的善。

(三)

哲學的現狀的另一方面亦值得注意。這種哲學否定上述運動所肯定的，而肯定後者所否定的。它完全反對哲學傳統的那一部分學說，這個傳統認為追求更高的實在決定哲學應研究的工作。它肯定哲學的目標和任務跟古代哲學傳統的所謂追求智慧的職務是完全相同的；所謂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導我們集體活動的目標和價值。它認為進行這種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恆的和普遍的實在，而是應用科學方法和最好的科學知識之結論。它主張關於這種應用上的現存的種種限制應予以廢除，其方法是把那應用在物理和生物現

象上的科学的考驗知識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在其各种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名称，而是其关于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和任务与其完成方法等所持有的观念。

有人批評这种哲学对于科学予以儿童般的信任，殊不知它认为科学本身的发展即仍然在婴儿时期。它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开始达到其成熟时期。它认为只有当科学方法的应用被推广到一切人生事务的一切方面上的时候，它才能达到成熟时期。它认为现时許多可补救的祸害，都由于科学的研究和考驗方法的不平衡的和片面的应用。它认为哲学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上述情况引起的种种論点和問題，并提供关于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的种种广泛的假說。

关于哲学目标和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改变了哲学工作上常用的字眼如广泛性和終极性等之意义。这些字眼失却其当哲学被认为是获得比科学知識更高的关于“实在”的知識之努力时所有的意义。在足以产生幸福与灾祸的人生事务的处理中，有些論点，于某一特定地内，在地位上是如此中心的，如此富有战略性的，以致其紧迫性在实践上配称为終极的和广泛的。这些論点要求能給予的最有系統的思辨的注意。把这种注意称之为哲学或給予其他名称，这是比較不重要的。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是給予这些論点以注意，并借助于研究上现有的最好的、經過考驗的种种資源去予以注意。

上述的关于参考时地的話应能說明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并不同于以哲学問題是“永恒的”的看法。相反的，它认为以哲学問題是永恒的那种看法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其主要功用在于維護那不断重提旧論点的习惯；这些論点在其原来的社会情况中是合时宜的，但现在已不是急迫的論点，而只有历史研究的观点上之价值。历史研究的观点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人生范围内，是重要的。但若让它独占哲学的活动，它将窒息哲学的生命。把永恒性作为逃避人生所經過的时代之避难所，这可能提供一种安慰。但不应把情感和安慰与

理解和識見等同起来，亦不应把前者和后者所能提供的指导等同起来。

还有人批評这种运动促进“相对主义”，意即否定标准而促进紛乱。的确，这个运动认为：因为哲学的問題和論点不是永恒的，所以它們应联系于当时当地的急迫的事务。如果“哲学的状况”是指现在的状况，它当然牵涉到现在的論点。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鳥一样，人們用“相对性”这个詞去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绝对主义”。在全部历史中，每一階級利益常自称拥有绝对性，以维护其自身，使免于受檢討。社会的狂热主义，不管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都逃避在绝对的、不容許怀疑与研討的原則的堡垒之中。绝对的东西是被隔离的东西；被隔离的东西不能根据其可能考查的种种关系去加以判断。这个运动所特有的“相对性”是一切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相对性。因为科学研究亦认为其有功效的“标准”是由事物的实际关系提供的；当这些关系被概括化时，則給它們以“时空”的名称。

对时空关系的依賴性是科学研究所贏得的一切胜利之特征。假定这些胜利只导向特殊事实，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相反的，它們不断走向普遍原則，如果这些概括化牵涉到日见广泛的种种关系而并不沉沒在文字的空虛性中。那个把正确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作为工具去考查那些控制人类习惯、制度和努力的价值之哲学亦是如此的。只要时空关系对于此时此地的急迫論点是有关联的，时空关系的范围不管如何广泛或悠久，都应予以研究。隔离和局限事物的，不是“相对性”而是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攻击和諷刺相对性的基本原因在于：寻求事变的关系是摧毁各种绝对主义在各地获得的免于受考查的特权地位之最可靠的方法。

(四)

上面所說的話需要說明。这个哲学的运动提出些什么特殊問題和論点去代替那些目前无关宏旨的、足以阻止哲学完成其在现在世界中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問題和論点呢？如果我說，哲学至少应清除

其自己的园地，我好象是从人生問題和論点退避到专业哲学的技术事务中去。情形确是如此的，如果在哲学的学說中，需要被清除的事物在人生情况中不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和歪曲的。这里是一个突出的例証。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心物区分論，把所謂观念的和精神的抬高到存在的頂点，而把所謂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則降壓到最低的地位，这种理論是階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区分之反映。奴隶和工匠（他們比較奴隶并无更多的政治自由）从事于物质的生产，即良好生活的資料之生产，但他們却不能分享这良好生活。自由的公民不需要从事于这些卑賤的活动。于是把理性的、理論的知識和低級的、卑賤的、例行的实际知識区分开来，把观念的和物质的区分开来，这是当然的結果。

我們已摆脱了完全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但目前的生活情况仍保存着低級的、卑賤的活动和自由的、观念的活动之区分。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当他們坚持着所謂自由的学科和所謂机械的、实用的学科之内在区别时，他們完成了一个任务。从这种区别发展出来的，有伟大影响的經濟理論常被用以証明把經濟的、商业的、財政的事务和政治的、道德的事务隔离开来是正当的办法。关心现状的哲学所要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清除那些証明这种区分是正当的理論，要清除那些阻碍我們形成使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应用）能完成比现在更人道的和更自由的任务的措施和政策之理論。

现在哲学可能研究的論点和問題的这个例証复暗示着另一个問題，它是如此密切联系着的，其实即是同一問題的另一形式。在专业哲学家圈子内外流行着的，关于內在的終极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的价值的区别論，是工具和目标的分离的理智上的陈述。哲学的“二元論”的这个形式是科学、技术、民主主义发展前的社会情况投射在现代哲学中的暗影，它是如此阻碍进步的，自应全部予以清除。如果哲学家們要起着积极作用，使我們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在資源能完成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任务，他們在这里又有一个艰难的和細致的任务。